



Benjamin

本杰明

地下室也埋葬不了  
音乐给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  
BASEMENT  
地下室

---

THE BASEMENT

# 地下室



Benjamin

本杰明 作品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地下室 / BENJAMIN 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38-7743-6

I. ①地… II. ①B…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826号

地下室

---

BENJAMIN 著

责任编辑: 胡艳红 彭 现

特约编辑: 应 凡 宋 君 曾诗玉

装帧设计: 丁载悦

后期制作: 顾利军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出版投稿: [chubantougao@126.com](mailto:chubantougao@126.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743-6

定 价: 29.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CONTENT

- 001 CHAPTER 01// 当夜晚降临 繁星漫天
- 021 CHAPTER 02// 我的心 它正在飘向窗外
- 033 CHAPTER 03// 你站在水中央 让我充满幻想
- 049 CHAPTER 04// 闪亮的瞬间
- 071 CHAPTER 05// 这秋天的夜晚 让我感到茫然
- 081 CHAPTER 06// 新世界像梦一样
- 097 CHAPTER 07// 在每一次冲动背后 总有几分凄凉
- 109 CHAPTER 08// 闻到夏日风中的迷香
- 119 CHAPTER 09// 我丢失了整个天堂
- 141 CHAPTER 10// 妈妈 你曾赐给我的生命 我已经把它吐的一片狼藉
- 153 CHAPTER 11// 你的忧伤像我的绝望那样漫长
- 169 CHAPTER 12// 岁月在无形中静静飞扬 生命只是一瞬间
- 183 CHAPTER 13// 天堂不再温暖
- 199 CHAPTER 14// 故乡
- 213 CHAPTER 15//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CHAPTER

01

当夜晚降临

繁星漫天

As evening draws on

在我耳边轻轻细语  
在我耳边轻轻叹息  
给个吻在分手之前  
不要难过  
别去遗憾  
我仍然会想起你  
想起共度时光，宝贝

今夜不要哭  
今夜不要哭  
今夜不要哭  
宝贝，天堂在你头上  
今夜不要哭

——《Don't cry》Guns N' Roses (枪花乐队)

我梦到了过去的那个所谓残酷的青春，在一片恐怖的黑暗中独自行走，心酸而彷徨。好黑。不是白天的上班族打扮，我再次成为一个长发的青年。凄凉的少女依稀站在朦胧的雾里，白色裙摆上斑斑血迹。她就是我的青春，脸庞苍白，以锐利的眼神看着我。梦境倏地展开！炫目的镁灯；很多模糊的人声和走动；翅膀拍打的声音。我被隔绝在外好像外人一样，只能看着融化的人影却不能进入，我拍击着玻璃大声地喊：是我啊！是我啊！是小航啊……

他们统统听不见，自顾自地忙乱着。

我忽然陷进了白色的人群。曾经那么熟悉的人们柔软地聚拢来抚摸我的额头，托着我的脸颊凑近我的耳朵低声说，小航你不能走，小航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你要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我却恐慌自己即将醒来，我突然想起他们早已经改变，就像我一样，曾经的理想统统放弃。我想告诉他们这一点，我想告诉他们就算我留下来也是徒然，你们都已成为过去，我们的乐队早已完蛋！

可是我张口结舌，乐手特有指尖上锋利的茧刮疼了我的脸。这双手肯定是亚飞的。

黑暗的列车发出冰冷的钢铁撞击的声音开动了，我动弹不得，远远地望着那片光芒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埋进无边的黑暗。

当我和亚飞再次相遇的时候已是三年之后，不再是那种火一般的年纪。

一丝不苟的西装革履，卑鄙的三七小分头，我站在摇滚的人群中好像白胸脯的企鹅一样显眼。行走在嘈杂的演出现场，看着走廊中喝醉的少年，看到丑陋的女人在陌生男人怀中大声哭泣，我无限伤感地看着新成长起来的一批时髦乐迷们。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亚飞燃烧的眼睛。

我们在改建后的天堂酒吧里对视，中间隔着乌烟瘴气的少年人群，眼神像所有青春逝去的人那样地黯淡。事实上，我在心胸洞开的激动中犹豫不决着。一瞬间，头脑哗哗转动着许多念头：冲上去把啤酒瓶在他脑袋上拍碎？揪住他的头发踹得他满脸是血，和他滚成一团？还是去摸摸那个穿着依然熟悉的皮夹克的肩膀，看着彼此那些陌生的皱纹来惨淡地笑笑，闻闻彼此的身上是否还有着我们常吸的烟味？

而这些冲动，好像亚飞都没有，既不惊讶，也不激动。他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好像早就料定如此相遇一样。

就在犹豫着的一刹那，记忆拉着时光的手，箭一般地奔跑起来了。

那一年的北京刚刚入冬，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看演出却不认路，最终只好拦了辆出租车。

后排座一口气挤上三个寒酸的长发青年：亚飞，鬼子六和大灰狼；除了洋鬼子般光鲜的大灰狼，大家全是鸡毛飞舞的劣质羽绒服，肮脏的头发和落魄的神情。我的朋友们好像刚刚进城的民工，傻愣愣地看着司机。

“您别去住那儿啊！那个地儿多不划算啊！”中年肥胖的出租车司机听了我们的目的地，满脸堆笑地说，“咱拉您去个特棒的酒店，比这可便宜多了！可跟您说好，单程五十啊！”他的衣领蹭得乌黑，满嘴黄牙。

副驾驶座上的我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脏牛仔裤在瘦腿架子上堆得没款没型，忐忑地问：“不是打表么？”

“打什么表啊？我告您打表可比这贵多了！给您便宜占您还不要！要不您就下了找别人的车去！”司机满嘴的“您”，却轻蔑地看着我，小眼睛上下打量。分明把我们当成了刚进北京的外地人。

“特意绕开北京站才打的车，怎么还是碰上你这种货？！”

司机的笑脸像被劈了一菜刀。亚飞姿势怪异地挤在鬼子六和大灰狼之间的黑影里，这样说。

“哟！你们要去的地儿人家那可是五星级的大酒店呵……您丫住得起么您？”司机顿时拉长了脸，看得出来，这种操蛋的话好像“您”等礼貌用语一样说习惯了。

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亚飞已经前倾了身体捏住司机的下巴。他手掌背面的关节和肌肉形成一个个有力而修长的凹凸。

“啪！”好像运动会上鼓掌一样掌心中空的耳光！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很足，街面上白晃晃大片车顶的反光。我们的出租车开得更平稳又快。司机重新酝酿了一下情绪，好像他清楚亚飞是在开玩笑一样，腆着脸笑：“瞧您说的……咱哪能呢？咱们要不要走三环？”

他脸上的掌印先白后红，开始烈过他的脸色。

“走你丫的三环！”亚飞咬牙切齿地骂道。司机立刻把脸趴到方向盘上。身边的鬼子六和大灰狼全都笑了，亚飞也松开脸笑了，他根本就是吓唬人。他们开始打趣人家，一个说走桥上快，一个说走桥下省钱，在后座上小孩子一样撕扯起来。

“走桥下走桥下！你丫聋啊？”

“听我的！走桥上！”

“拐！拐！桥上！”

“桥下！”

“你再这么没大没小的等会儿这位可怒了，找辆警车撞了！跟咱哥几个同归于尽！”鬼子六说。于是全体大笑。

我们的出租车在胡乱指挥之下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前后左右响起一片气愤的喇叭声，惹来一阵阵京腔的痛骂。

“算了算了。让人家好好开车吧……”我回头说。话没说完，一只矿泉水瓶子摔在我们的车屁股上，“砰”的一声，水泼花了半壁后车窗，有个老男人下了吉普车冲着我们车屁股怒骂着。于是鬼子六和亚飞他们又是一阵爽得不得了快乐大笑！

“你看咱们小航多善良，多好的人。”大家纷纷说。我顿时感到头皮发紧脸腾地红了。是的，亚飞这等巷战老手当然会控制局面，用不着我来多事。但我就是看不了有人被欺负。

“你没事吧？给你添麻烦了！”我同情地对司机小声说。司机装作没听见眼珠乱转非常紧张。

亚飞的黑色皮夹克一半隐在车窗的光明中。他哼着歌，在车里吸起劣质烟，无视禁止吸烟的即时贴。太阳很好，车速很快，于是光明和黑暗在他刀砍斧削般的脸上一条条掠过。

下车的地方是一个五星级大酒店，边上就是我们要去的酒吧了。

鬼子六他们没给钱下车就走，跟我说别理他，就这么牛逼的服务，不拖出来踹他个性无能已经是慈悲为怀了。我正弯着腰，努力克制着晕车的呕吐感，远远看见司机气愤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就忍着难受跑回去递进窗户五十块钱诚恳地说：“师傅你别生气了，以后跟乘客说话还是收敛点吧。”

结果那司机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接过钱，下一秒钟连人带车就都不在了。我还天真地站在路边等着找钱呢，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那辆破破烂烂的红色夏利



钻进了桥底……

这司机确实够精，反应之快让人联想起IT精英的身手，丫干出租车真是受委屈了。

“小航你咋啥也不懂呢？《农夫和蛇》的寓言听说过么？就是讲你这种人！”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六朝古都，自古以来盛产奴才的地方，拿他当人看还不是等着挨刀子么！？”“你对他好，他就把你当傻瓜！”大家一边骂我一边抖擞起精神摇头晃脑钻进酒吧。

## 二

我头顶在酒吧厕所隔板上大大地张开嘴，狼狈地等着黑而空洞的呕吐袭来。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是极不爽快地打了个嗝！好像替代一样，有人在隔壁大声呕吐了，吐得比我惨多了。哗哗的冲水声。

洗手时水从青瓷一样半透明的指缝中间一股股漏下去，却没有冷热知觉；我两只手好像传说中的吸血鬼，白到发青，我摊开它们惊讶地看着，仍不明白自己怎么了。刚才一路乱拐晃得我晕了车。我家乡那个小城，步行半小时就逛遍了，以至于直到现在也不习惯汽车。

真倒霉！

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地出了卫生间隔断，尿池边有个胖子一手扶墙，闭着眼痛苦呻吟着撒尿。他发型很怪，四周剃秃，只在头顶有几绺抹了油粘成茅草叶子状的长毛，看样子是得了肾功能下降“中老年男性常见病”。这也是男性文艺工作者例如导演啊演员啊……的常见病。这胖子又黑又丑也能得上这么潇洒的病，也算是摇滚的回报吧。

这是个典型的地下摇滚场子，标准摇滚酒吧，到处是朋克的铁钉和彩色头发。人们拎着啤酒站在过道里，或者坐在音箱上吸烟，在门口一堆一堆地聚集聊天。钉满铁钉的上衣和腿上的链子令他们闪闪发亮，自我膨胀。那些两侧剃秃的脑袋，那些头发在发胶的力量下好像一大片五颜六色的剑麻田。

走过他们身边，能听到剑麻们的对白大体如下：“你看××乐队带来的女的多靓！真被丫赚到了！”“就这水平啊，太滥了！”“丫新泡的阿姨巨有钱！”

那天是个双休日，我才刚到北京没有几天，所有的想法飘浮在这烟雾缭绕的空

气中，破壳小鸡的好奇让我傻傻地张着嘴。张着嘴往左看，往右看。那么多漂亮的脸蛋、名牌外套紧裹着牛仔裤苗条的腿，那么多银耳钉、银唇钉，那么多枪林剑林的黄发、红发、绿发，那么多肥口袋板裤、手腕脖子上银亮银亮的链子，那么多弯腰大声的笑，那么多口沫横飞、比比画画、夹着烟的手。

原来这就是摇滚的世界么？

我乱七八糟的头发盖住耳朵和肩膀，脖子上还扎了个六块钱的英国米字旗图案的头巾。敞开的羽绒服露着细瘦的锁骨，露出黄色大T恤衫辗转反侧的皱褶。又刚刚受骗的一脸晦气和因为晕车而青得发绿，用马路边上算卦的话说就是“印堂发黑，急需一卦”！

只有我和亚飞他们的黑色金属长发在这里格格不入。珠宝店里那种五彩缤纷的热带鱼缸你见过吧？我们就好像不该出现的碍眼黑泥鳅。

羡慕地看着酒吧里神采飞扬的军官们，我突然感觉自己萎缩成了形容枯槁的犹太人。

下一个乐队要开始演出了，乐手们匆匆熄了烟跑去台上接线。一边调音一边跟正在收场的乐队相互开玩笑，对着麦直呼王哥（调音师）某某话筒声没开等等。

基本上一试音，台下都知道他们是什么风格了，哇哇的吉他声一起，就有人说：“我操，还是英伦！”

### 三

我惊奇地看到一张传说中的面孔。我用纸巾捂着嘴巴，在不舒服的欲呕感中双唇发麻，目光却被那黑暗角落中的面孔胶着了。

“他”仍然留着“甩墩布”直长发，没戴墨镜的眼睛笼罩在眼眶投下的黑暗里，搂着个姑娘坐在暗处隔间。他们隔绝在演出沸腾的场所之外，对着一苗摇曳的小蜡烛。他的手里玩弄着一个廉价的打火机，同姑娘似有或无地一句半句地交谈。

我不由得非常激动，那是老泡！十年前国内最了不起的乐队的主唱，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我轻轻把面巾纸放下了，来自乡下的我，傻傻地看着心目中的偶像。

我企图穿过舞池中POGO的人群挤到偶像的身边去，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当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要吐的时候，我已经身陷疯狂地跳跃和撞击的POGO人群当

中。我手脚发软拼命返身往回走，要去卫生间呕吐。但是我被人潮撞倒，身子一歪靠坐在舞池的木头栏杆上花哨的朋克男女们腿上。我抓住那些人穿着战靴的脚，然后就挨了一脚，咕咚一声跪在地上。

翻箱倒柜的，方便面从鼻孔里从嘴里喷涌而出，变成了一堆奇形怪状的呕吐物。我到底还是吐了！而且是当众吐在小舞池地板上，甚至还丢脸地当着所有人的面咕咚一声跪在地上，晕车的后果到底没有逃掉。

他们非但不扶我，还用悬在空中的皮靴踩我的头。敢这么做，只因为这里是“朋克场子”，而他们是人数众多、频繁出没的地头蛇。

于是有人大笑：“怎么这么笨啊？METAL。”那是个红色箭猪头的朋克，刚才舞舞扎扎谈论女人的也有他。

“傻瓜！快滚！”“真他妈土。我他妈最受不了METAL。”

这些人的辱骂，我全看见，全听见，却说不出话来。我张大着嘴，唾水丝般一股股滴到地面上，手脚和嘴唇全麻痹了。

我甚至吐在一个人的鞋上。那是一双白色耐克！它的主人刚刚从栏杆上跳下来，蹲下来扶起我。“怎么了？没事吧？”是个妖精般的女朋克，眼睛在黑影里四下转动，睫毛上好多闪闪的颗粒，迅速地打量我的全身。露背紧身衣和脸颊之间一缕缕灿烂的黄发。最让人吃惊的是她的一只胳膊从上到下戴满了各种运动手表，怕有十几块吧，五颜六色好像个纽约地铁里偷表的流浪汉。

她回头说：“叫你们别闹，他生病了。这么大的个子怎么这么不顶事啊？不就是踢了你一脚么？”

人群哄地散开，悬在半空中的战靴和运动鞋砰砰啪啪跳落地面，气势汹汹围过来。

那只红色箭猪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卡住喉咙，亚飞的长腿挡在眼前。亚飞的眼神好像刀锋在石头上划过时迸出呛人的火星。他刚从厕所回来，看都没看围拢过来的朋克们挑衅的眼睛，很不屑地掐着红发朋克的脖子往前推：“你很有魅力是吧？你丫装逼是吧！操你大爷的终于落在我手！”对方鼓着眼睛，挣扎那么无力，几乎要仰面朝天跌下栏杆了。

“别介别介，他自个吐的可能是生病了……让我带他去洗洗吧。”女孩赶紧拉起我对亚飞说。但是亚飞看都没看她一眼。

我关节苍白到青的手抓住亚飞的袖子，对方人这么多我怕亚飞吃亏，赶紧点点头：“我没事，是晕车！”我白得可怕的脸色和失血的嘴唇令亚飞相信了。

他松开那只箭猪。“都他妈给我闪开！”亚飞低声喝道，最前边几个愣头青老大不乐意地悻悻闪开一条路。

“回去以后你得好好休息啊，这种体格怎么在外边混啊？现在你是在北京了，你得坚强，无论何时不能向任何人示弱。就你这种体格，这种意志，在北京根本活不下去！”亚飞说。

“嗯！你放心吧！”我羞愧地在水龙头前洗得哗啦哗啦响。心想决不会再给乐队丢脸了！今天实在是自己太弱，现了眼！

女孩突然闪出来挡住我们的去路，她一定是早就等在卫生间门口。胸口几乎贴着亚飞笑嘻嘻地说：“没事了么？我的鞋可怎么办？搞这么脏！”亚飞眼珠转转，在想办法。没等他说话女孩笑了：“玩笑玩笑，你是叫亚飞吧？”

“我赔你我赔你……还要谢谢你照顾呢！”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她我就衰竭了。

“真让赔你还不定赔不赔得起呢。”一换成跟我说话，她表情立马就冷了，换上一副冷傲的刁妇模样。

#### 四

女孩径直给了鬼子六一脚：“鬼子六鬼子六你怎么不回我的短信！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告你百代唱片的制作人一直叫我介绍新人呢！”

她满脸覆着POGO后的乱发，乱发丝下的眼睛笑成一条好看的缝隙。我又一次吃惊了。这么开心的表情让我把之前对她的判断全部推翻掉。我似乎永远看不明白女性。每当认识一个新女孩，我以为她是这样的，最后却总是那样的。我是笨拙和愚蠢的！看不懂她们瞬息万变的表情的含义。

她已经警察一样飞快地把鬼子六搜了一遍身，柴枝一样的手长快有力，拔掉鬼子六腰上的铝制便携烟灰缸挂到自己腰带上也就零点几秒。呵呵傻笑的鬼子六还没反应过来，小甜甜已经转头砰砰有声地拍着大灰狼的胸骂：“大灰狼你丫怎么爽约啊？我和加拿大朋友在希尔顿饭店等了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人家可是大腕，时间宝贵，灭了你信不信？”虚伪和混不吝的声音。

大灰狼委屈地说：“哪有哪有，你光把我指使来指使去却放我鸽子……”

她却根本没听解释打断大灰狼的话继续说：“我最近在办一件大事呢！英伦文化节听说过么？”

换了一本正经的表情左右看看我们，直到大家的眼神足够惊诧。

“英国大使馆请我的公司来策划‘英伦文化节’。公司计划好好地推广你们的乐队！咱们大资本投入地炒作整个原创摇滚乐！做成中英交流盛会！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就是做事不大气……”

她轮番地戳戳我们几个的胸口，戳到我身上时令我一激灵不由自主往后退。她抬头看看我笑了：“呦！是你！”

大灰狼赶紧插进来介绍：“我们新来的鼓手。小航！”

“这是小甜甜。也玩乐队的。”大灰狼对我说。

小甜甜突然换了一副外交家式的假笑，盯着我的眼睛却是冷的，穿过我的身体盯着我的身后，突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哎？你这衣服哪买的？”伸过夹着烟的手在我胳膊上捏了一下，还左右拉扯。我吓了一跳，心惊肉跳地感到她绝对是成心地捏了一大把我的肉。但是她的眼神似乎是真诚的和研究性的，没有丝毫暧昧。

后来我知道这个小圈套叫“绷着劲给点糖”，对你装冷酷的同时再来点勾勾搭搭的甜蜜暗示。不管怎么样都是个钓凯子的高招。她立刻占了主动权。

我往后躲了一下，可耻地脸红了。

不等我在触电般的难堪中抬起头来，小甜甜已经跑开了。“不行，我得去物色物色合适的乐队。”她笑着扔下一句话。

远远地，我看见小甜甜跟刚才踩我头的那些鹦鹉说了些什么，他们一起大笑。小甜甜往这边看看，遇到我的眼神，突然就不笑了。她满脸严肃跃上栏杆，和他们肩并肩地，继续看演出了。

**你温柔如水的双眼 是我整晚沉醉的世界**

女孩又是叫又是跳，探着脖子满场飞，典型半吊子乐迷的兴奋，而且一定要在人挤人的小舞台前边吸烟。我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她烫到了坐在音箱上的女孩们。我的头巾已经被抢走，戴在她披头散发的黄色脑袋上了。

我和朋友都抱着手看演出，“谁呀那是？”亚飞问。用下巴指指小甜甜。

“给一个说唱金属乐队配和声的女的，都叫她小甜甜。”我们的吉他手鬼子六对圈子里的女人比较熟悉。他那对法国女星式秀气的眼睛左右看看，一边说一边敏捷地把桌子上酒吧的烟灰缸揣到裤兜里。他有顺手摸东西的嗜好，专门收集烟灰缸。

“啊呸！瞧她那副操行！丫就装吧！不行，这种水平的演出我看着烦，得出去吸根烟！”亚飞无比轻蔑地说。

小甜甜相当高，一米七五左右，双颊如削。她在台下小舞池里跳得很High，礼花般绽开的高中生式的长发在频闪灯光的苍白中一帧帧定格，银黄色的丝丝缕缕，长的发，弯的梢，扯开飘浮在空中，我甚至看清了柔嫩的耳根上闪亮的十字钉。

我惊奇地发现蹦跳着的她是不开心的，她现在表情比连倒两次霉的我还郁闷。一脸蔑视四周的迷醉，闭着眼睛，多毛的两眉之间是一个痛苦的褶皱。和刚才的嚣张判若两人。

## 五

最躁的乐队登场的时候身边有人悄悄说：“没劲，咱们出去玩吧！”我吓了一跳，左右看看，大家都不在了。居然又是小甜甜不知道什么时候贴在身后，越过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话，一脸正经！

我后背和她接触的地方火一样地烧起来，她的鼻息擦着我的脸颊。那种熟悉的闪电再次骤然经过我的身体。确实这么拥挤么？

她皱皱鼻子再次揪揪我的袖子不耐烦地说：“走吧，走吧，出去转转。鬼子六他们人都没了！就你一个了！”

我看看周围，小朋友们撞得人仰马翻。这个乐队其实很做作技术又拙。亚飞和鬼子六他们大概觉着无聊吸烟去了。我什么也没多想地说：“好吧！”

她就这么把我“处理”掉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的高超技术。

黑暗的公园，走在湖边寂寞的柏油路上，不见脸的一群山地赛车沙沙骑过我们身边时响起一片高中生式的口哨。小甜甜上身厚厚的毛冬装好像北极熊，中间一截没遮没拦的光腿。她的露腿装适合出现在演出现场，在公园里却未免惊世骇俗了一点。而且一定很冷。

“小航你来了北京多久了？”

“一个月。之前的鼓手被亚飞打跑了。”

“哈！亚飞这个人怎么总那样劲劲的？”

她开始吹嘘起来：她说了很多令我吃惊的业绩，评论了整个的北京乐队！所有的大腕她全认识，而所有的名人全是她哥哥或者姐姐。我想起了亚飞说的：最讨厌女人谈音乐。小甜甜说起这些好像比我还渊博，还要内行。她嘴里那些已经很著名

的乐队却是刚从小地方出来的我从没有听到过的，所以她说了些什么，她暗示她有多么伟大，当时的我其实都没有体会到。我只是心跳如鼓，声声震耳。我怯懦地企图跟她谈谈理想之类的，却被她厌烦地打断了，就变得更加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她整个就透出很不屑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把我找出来。

我看到刚被我的呕吐洗礼过的鞋。气柱是镂空的，有很多穿透的洞。“卡特二……”难得我还能记得杂志上的名字。

小甜甜咧开嘴笑了：“是卡特三银色限量版了！全明星球鞋！耶！”

“能洗干净么？我陪你吧！”

“这不是洗干净了么，说你赔不起吧你还偏不信！走，咱们去玩滑梯！”她又开始露出那种刁钻的厌倦表情，搞得我不敢追问下去。

封闭滑梯里边一点也不好玩。我说：“你先上吧，万一掉下来我还可以接住你。”

小甜甜爬上去时我看见她短裙里面颜色不明的内裤，确实实的卫生巾的凸起，我第一次见到卫生巾，第一次看见斑斑血迹。突然非常同情小甜甜，做女孩可真惨。

“这是什么？”她摸着我的衣袖问，那是一行用细细的签字笔斜着书写在布料上的奇怪的文字，“应该是德文吧？什么意思？”

“不知道。”

“我帮你查查吧。”

“不要！我不想知道。”

“是个女孩写的对么？”她笑着说。我没回答她。

“你没事么？要不要送你回家。”我怯懦地说。

小甜甜没回答，我们一起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凑得很近，她眯着眼睛轻蔑地看着我，表情越来越像挑衅。我拿开烟深吸一口气认真地跟她对视，努力地让自己的眼睛不躲向一边。

我听见她怦怦的心跳声。奇怪，我的心跳声应该比她还大才对，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却只记住了她的心跳声，她的呼吸声，她的一切；而我自己，似乎根本不存在一样。

滑梯顶端的空间只有豆腐块大，下面便是一大片游乐设施。什么旋转椅秋千之类，黑暗中一团团的古怪形状好像潜伏的野兽。冬天夜晚寒冷的风里逆行的发丝抚着我的脸，那是第一眼看见她时令我目不转睛的头发，散发着温暖的女性的香味。

那湿润的刁蛮的眼睛就在阴影里古怪地亮亮看着我。似乎有点刁钻，有点怪罪。后来，当我更有经历的时候，发现在那关键的一刻，女孩们总是有这种古怪的眼神一闪而过……

那永远是不明白的眼神。

鬼使神差一般，我突然侧头躲向一边。

我一定是故意的，所以她猝不及防的嘴唇只在我的脸颊划了一下，虽然这一下，已经够我颤抖和晕眩。

## 六

她招招手，毫不客气地坐进滑行过来的夏利车里侧，却不关车门，空着外侧的座位，仍然瞥都不瞥我一眼。在这种沉默的命令下我只好钻进车里，老老实实坐在她的身边。

一路上出租车开得风驰电掣，车窗外的寒风呜呜地叫唤！小甜甜一言不发，我双手夹在大腿里，噤若寒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不说话。我不敢看她，搜心刮肺地寻找着把这内情糊弄过去的办法。当时我以为她是尴尬和可怜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错了，她只是一种单纯的要面子的气愤。

在她家楼下我们草草地分手。小甜甜居然还冷冷客气了一句“谢谢送我，早点回去吧！”没等我回答就钻进那栋老式塔楼。

我看着她消失在楼口的黑暗中，摸一摸口袋。

没钱了！

刚才的出租车费，差不多凑掉我剩下所有的零钱整钱。我在车里到处找钱凑的时候，她肯定知道我没钱却不理我。但是我总不能管人家女孩要钱吧？

在漆黑的马路上我把上下口袋全翻了个遍，甚至把羽绒服脱掉抖了抖，大把的废的公交车票下雪一样洒了满地，只翻出两张破抹布一样的一元钞。这么晚了，肯定没有公交车坐了。我想了想，其实想也不用想，只有步行回家的下场。今天真是衰到家了，先是坐出租被骗，然后大庭广众丢尽了脸，现在又是这样被女孩整治，大写的惨字啊。

我走了有多久？也许两个小时吧，也许三个小时。我不说话只顾走。地铁站全都早早地关了门，卷帘门一张张铁面无私地拉下来。这个城市一到夜里就像是死



了。风沙大作，空旷的马路寂寞而宽敞。只有哐唧唧巨响的运建筑材料的大型工程卡车风驰电掣，每过一辆路面都地震般颤栗。我浑身燥热，口渴得要死，好不容易远远看见自动售卖机的方方的背影，跑过去却发现该机器已经被抢劫过了，玻璃丑陋地洞开着，内部挤满了碎鸡蛋。

巨大的楼群，顶端的小红灯，寒冷而宽敞的街道。远处迪士高糜烂的红色标志一闪一闪。夜幕下的北京又大又荒凉，所谓的地下的北京。

一路上想了些什么？没有像样的思想……我一定是误会了，因为我很笨，总是把周围的男女关系弄得很微妙，她只不过偶然碰了我一下，我却多心了，我的多心令她生气也是应该的。一定是这样！我在黑暗的街上，在一阵阵看不见的沙尘中咬着牙，思绪万千。

## 七

房间里黑漆漆，已经半夜三点多。我进了地下室，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听见自己懦弱的喘息，现在的我一定很落魄。头发很痒，狗一样扑棱掉头发里的沙子，看不见的颗粒沙沙作响地撒落下去。

黑暗中传来我们养的鸽子“小鸡炖蘑菇”半睡半醒的咕咕叫声。我手软脚软悄悄摸回自己床边，正脱下运动鞋。“咔嚓”——顶灯雪亮。我的床，我的手，我的脸全都一清二楚地惨白，我呆住了。

一屋子人都瞪着眼睛。鬼子六，大灰狼，还有笑嘻嘻的亚飞，恶狼般的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灼灼地看着我。

我们养的鸽子“小鸡炖蘑菇”也醒了，啪啦啦从通风管上飞到我的肩膀上站定。

我懵懂地说：“都怎么了？这么晚都不睡！”我的嘴肯定又张得特别大。加上肩膀上咕咕地亲热磨嘴的鸽子，看起来一定傻透了。

鬼子六严肃地说：“我们全都看见了，你们去哪了！？”

我已经累坏了，不想跟他们浪费精力：“小甜甜么？她说太闷出去走了走。”

众人深知内情地“噢”了一声，彼此点着头交换了眼神。

“别瞎猜，真的是一起散了会儿步，人家可是……”

鬼子六笑道：“搞到半夜两点还说别瞎猜！你们是去了玉渊潭公园对吧？”